





賈誼新書卷之九

大政上

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爲本也國以爲本君以爲本吏以爲本故國以民爲安危君以民爲威侮吏以民爲貴賤此之謂民無不爲本也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爲命也國以爲命君以爲命吏以爲命故國以民爲存亡君以民爲盲明吏以民爲賢不肖此之謂民無不爲命也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爲功也故國以爲功君以爲功吏以爲功國以民爲興壞君以民爲彊弱吏以民爲能





不能此之謂民無不爲功也聞之於政曰民無  
不爲力也故國以爲力君以爲力吏以爲力故  
夫戰之勝也民欲勝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  
之存也民欲存也故率吏民而守而民不欲存  
則莫能以存矣故率民而攻民不欲得則莫能  
以得矣故率民而戰民不欲勝則莫能以勝矣  
故其民之爲其上也接敵而喜進而不能止敵  
人必駭戰由此勝也夫民之於其上也接而懼  
必走去戰由此敗也故夫蓄與福也非粹在天  
也又在士民也嗚呼戒之戒之夫士民之志不  
可不要也嗚呼戒之行之善也粹以爲福已矣  
嗚呼戒之戒之行之惡也粹以爲蓄已矣故受  
天之福者天不攻焉被天之蓄則亦無怨天矣  
行自爲取之也知善而弗行謂之不明知惡而  
弗改必受天殃天有常福必與有德天有常蓄  
必與奪民時故夫民者至賤而不可簡也至愚  
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於今與民爲仇者有遲  
有速而民必勝之知善而弗行謂之狂知惡而  
不改謂之惑故狂夫與惑者聖王之戒也而君  
子之愧也嗚呼戒之戒之豈其以狂與惑自爲



分明君而君子乎聞善而改之如爭聞惡而改之如讎言然後禍菑可離然後保福也戒之戒之誅賞之慎焉故與其殺不辜也寧失於有罪也故夫罪也者疑則附之去已夫功也者疑則附之與已則此毋有無罪而見誅毋有有功而無賞者矣戒之哉戒之哉誅賞之慎焉故古之立刑也以禁不肖以起怠惰之民也是以一罪疑則弗遂誅也故不肖得改也故一功疑則必弗信也故愚民可勸也是以上有仁譽而下有治名疑罪從去仁也疑功從予信也戒之哉戒之

哉慎其下故誅而不忘賞而不曲不反民之罪而重之不減民之功而棄之故上爲非則諫而止之以道紀之下爲非則矜而恕之道而赦柔而假之故雖有不肖民化而則之故雖昔者之帝王其所貴其臣者如此而已矣人臣之道思善則獻之於上聞善則獻之於上知善則獻之於上夫民者唯君者有之爲人臣者功君理之故夫爲人臣者以富樂民爲功以貧苦民爲罪故君以知賢爲明吏以愛民爲忠故臣忠則君明此之謂聖王故官有假而德無假位有卑而



義無卑故位下而義高者雖卑貴也位高而義下者雖貴必窮嗚呼戒之哉行道不能窮困及之夫一出而不可反者言也一見而不可得揜者行也故夫言與行者知愚之表也賢不肖之別也故是以智者慎言慎行以爲身福愚者易言易行以爲身蓄故君子言必可行也然後言之行必可行也然後行之嗚呼戒之哉戒之哉行之者在身命之者在人此福蓄之本也道者福之本祥者福之榮也無道者必失福之本不祥者必失福之榮故行而不緣道者其言必不

顧義矣故紂自謂天王也桀自謂天子也已滅之後民以相罵也以此觀之則位不足以爲尊而號不足以爲榮矣故君子之貴也士民貴之故謂之貴也故君子之富也士民樂之故謂之富也故君子之富也與民以財故士民樂之故君子富也至於子孫而衰則士民皆曰何君子之道衰也數也不肖暴者禍及其身則士民皆曰何天誅之遲也夫民者萬世之本也不可欺凡居於上位者簡士苦民者是謂愚敬士民者是謂



智夫愚智者士民命之也故夫氓者大族也民不可不畏也故夫民者多力而不可適也嗚呼戒之哉與民爲敵者民必慎之君能爲善則吏必能爲善矣吏能爲善則民必能爲善矣故民之不善矣吏之罪也吏之不善也君之過也嗚呼戒之戒之故夫士民者率之以道然後士民道也率之以義然後士民義也率之以忠然後士民忠也率之以信然後士民信也故爲人君者其出令也其如聲士民學之其如響曲折而從君其如景矣嗚呼戒之哉君鄉善於此則然協民皆鄉善於彼矣猶景之象形也君爲惡於此則嗙嗙然協民皆爲惡於彼矣猶響之應聲也故是以聖王而君子乎執事而臨民者曰戒慎一日則士民亦曰戒慎一日矣以道先民也道者聖王之行也文者聖王之辭也恭敬者聖王之容也忠信者聖王之教也聖人也者賢之師也仁義者明君之性也故堯舜禹湯之治天下也所謂明君也士民樂之皆即位百年然後崩士民猶以爲大數也桀紂所謂暴亂之君也士民苦之皆即位十年而滅士民猶以



為大久也故夫諸侯者士民皆愛之則其國必興矣故士民皆苦之則國必亡矣故夫士民者國家之所樹而諸侯之本也不可輕也嗚呼輕本不祥實為身殃戒之哉戒之哉

### 大政下

易使喜難使怒者宜為君識人之功而亡人之罪者宜為貴故曰刑罰不可以慈民簡泄不可以得士故欲以刑罰慈民辟其猶以帷押狗也雖久弗親矣故欲以簡泄得士辟其猶以弧林鳥也雖久弗得矣夫士者弗敬則弗至故夫民者弗愛則弗附故欲求士必附惟恭與敬忠與信古今毋易矣渚澤有枯木而國無枯士矣故有不能求士之君而無不可得之士故有不能治民之吏而無不可治之民故君明而吏賢矣吏賢而民治矣故見其民而知其吏見其吏而知其君矣故君功見於選吏吏功見於治民故勸之其上者猶其下而上賤矣此道之謂也故治國家者行道之謂國家必寧信道而以為國家必空故政不可慎也而吏不可選也而道不可離也嗚呼戒之哉離道而災至矣無世



而無聖或不得知也無國而無士或弗能得也  
故世未嘗無聖也而聖不得聖王則弗起也國  
未嘗無士也不得君子則弗助也聖明則士聞  
飾矣故聖王在上位則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  
無有也故王者衰則士沒矣故暴亂位上則千  
里而有一人則猶比肩也故國者有不辜而無  
明君君明也則國無不幸而無賢士矣故自古  
而至於今澤有無水國無無士故士易得而難  
求也易致而難留也故求士而不以道周徧境  
內不能得一人焉故求士而以道則國中多有

之此之謂士易得而難求也故待士而以敬則  
士必至矣待士而不以道則士必去矣此之謂  
士易至而難留也王者有易國有易吏而無易  
民故因是國也而為安因是民也而為治故湯  
以桀之亂為治武王以紂之比卒為彊故民之  
治亂在於吏國之安危在於政故是明君之於  
政也慎之於吏也選之然後國興也故君能為  
善則吏必能為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失之者吏  
也故民之善者吏之功也故吏之不善也失之  
者君也故吏之善者君之功也是故君明而吏



賢吏賢而民治矣故苟上好之其下必化之此道之政也夫民之爲言也瞑也萌之爲言也盲也故惟上之所扶而以之民無不化也故曰民萌民萌哉直言其吏而爲之名也夫民者賢不肖之材賢不肖皆具焉故賢人得焉不肖者伏焉技能輸焉忠臣飾焉故民者積愚也故夫民者雖愚也明上選吏焉必使民與焉故士民譽之則上察之見歸而譽之故士民苦之明上察之見非而去之故王者取吏不忘必使民唱然後和之故夫民者吏之程也察吏也於民然後

隨之夫民至卑也使之取吏焉必取其愛焉故十人愛之有歸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有歸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有歸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有歸則萬人之吏也選卿相焉夫民者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後教也有教然後政治也政治然後民勸之民勸之然後國豐富也故國豐且富然後君樂也忠臣之功也臣之功忠者君之明也臣忠君明此之謂政之綱也故國也者行之綱然後國臧也故君之信在於所信所信不信雖欲



論信也終身不信矣故所信不可不慎也事君之道不過於事父故不肖者之事父也不可以事君事長之道不過於事兄也故不肖者之事兄也不可以事長使下之道不過於使弟故不肖者之使弟也不可以使下交接之道不過於爲身也故不肖者之爲身也不可以接友慈民之道不過於愛其子故不肖者之愛其子不可以慈民居官之道不過於居家故不肖者之於家也故不可以居官夫道者行之於父則行之於君矣行之於兄則行之於長矣行之於弟則行之於下矣行之於身則行之於友矣行之於子則行之於民矣行之於家則行之於官矣故士則未仕而能以試矣聖王選舉也以爲表也言之然後知其問謀焉然後知其極任之以事然後知其信故古聖王君子不素距人以此爲明察也國之治政在諸大夫士察之理在其與徒君必擇其臣而必擇所與故察明者賢乎人之辭不出於室而無不見也察明者乘人不出其官而無所不入也故王者居於中國不出其國而明於天下之政何也則賢人之辭不難其



位而境內親之者爲之人爲之行也故愛人之  
道言之者謂之其府故愛人之道行之者謂之  
其禮故忠諸侯者無以易敬士也忠君子者無  
以易愛民也諸侯不得士則不能興矣故君子  
不得民而不能稱矣故士能言道而弗能行者  
謂之器能行道而弗能言者謂之用能言之能  
行之者謂之實故君子訊其器任其用乘其實  
而治安興矣嗚呼人耳人耳諸侯即位享國社  
稷血食而政有命國無君也官有政長而民有  
所政屬而政有命國無吏也官加百乘而食食  
千人政有命國無人也何也君之爲言也考也  
故君也者道之所出也賢人不舉而不肖人不  
去此君無道也故政謂此國無君也故吏之爲  
言理也故吏也者理之所出也上爲非而不敢  
諫下爲善而不知勸此吏無理也故政謂此國  
無吏也官駕百乘而食食千人近側者不足以  
問諫而由朝假不足以考度故政謂此國無人  
也嗚呼悲哉君者辟也無人誰據無據必蹶政  
謂此國素亡也



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故服人而不爲仇分人而不譎者惟其道矣故播之於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是以道高比於天道明比於日道安比於人故言之者見謂智學之者見謂賢守之者見謂信樂之者見謂仁行之者見謂聖人故惟道不可竊也不可以虛爲也故黃帝職道義經天地紀人倫序萬物以信與仁爲天下先然後濟東海入江內取綠圖西濟積石涉流沙登於崑崙於是還歸中國以平天下天下太平唯躬道而已帝顓頊曰至道加弗損天下亦平也

不可過也至義不可易也是故以後者復迹也故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學黃帝之道而賞之加弗損天下亦平也

顓頊曰功莫美於去惡而爲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爲惡故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吾日慎一日其此已也

帝嚳曰道者之辭而與爲已緣巧者之事而學爲已行仁者之操而與爲仁也故節仁之器以脩其財而身專其美矣故士緣黃帝之道而明之學帝顓頊之道而行之而天下亦平也



帝嚳曰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也

帝堯曰吾存心於先古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飢曰此我飢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仁行而義立德博而化富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行是以德音遠也是故堯教化及雕題蜀越撫交趾身涉流沙地封獨山西見王母訓及大夏渠叟北中幽都及狗國與人身而鳥面及焦僂好賢而隱不還而

疆於行而蓄於志率以仁而恕至此而已矣

帝舜曰吾盡吾敬而以事五皇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謂愛焉是以見愛親於天下之民而見貴信於天下之君故吾詳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故欲明道而諭教唯以敬也故欲明道爲忠必服之大禹之治天下也諸侯萬人而禹一皆知其體故大禹豈能一見而知之也豈能一聞而識之也諸侯朝會而親服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國也其士月朝而禹親見之故是



以禹一皆知其體也然且大禹其猶大恐諸侯  
會則問於諸侯曰諸侯以寡人爲驕乎朔日士  
朝則問於士曰諸大夫以寡人爲汰乎其聞寡  
人之驕之汰耶而不以語寡人者此教寡人之  
殘道也滅天下之教也故寡人之所怨於人者  
莫大於此乎

大禹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  
於民我弗能勸也故環河而道之九牧鑿江而  
導之九路登五湖而定東海民勞矣而弗苦者  
功成而利於民也禹嘗晝不暇食夜不暇寢矣  
方是時也憂務故也故禹與士民同務故不自  
言其信而信諭矣故治天下以信爲之也湯曰  
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  
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  
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然可以小見而不  
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而君子貴尚學道而賤下  
獨思也故諸君子得賢而舉之得賢而與之譬  
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舉之得不肖而與之譬  
其若下淵乎故登山而望其何不臨而何不見  
凌遲而入淵其孰不陷溺是以明君慎其舉而



君子慎與然後福可必歸蓄可必去也

湯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者其得言也少故以是明上之於言也必自也聽之必自也擇之必自也聚之必自也藏之必自也行之故道以數取之爲明以數行之爲章以數施之萬姓爲藏是故以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不以手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

者以信樹道者以人故人主有欲治安之心而無治安之政者雖欲治顯榮也弗得矣故治安不可以虛成也顯榮不可以虛得也故明君敬士察吏愛民以參其極非此者則四美不附矣

脩政語下

周文王問於粥子曰敢問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如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旭旭然如日之始出也周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若對曰君子既入其職



則其於民也曠曠然如日之正中周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何若對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暗暗然如日之已入也故君子將入而旭旭者義先聞也既入而曠曠者民保其福也既去而暗暗者民失其教也周文王曰受命矣

周武王問於粥子曰寡人願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吾爲此柰何粥子曰唯攻守而勝乎同器而和與嚴其備也故曰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

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唯由和而可也故諸侯發政施令政平於人者謂之文政矣諸侯接士而使吏禮恭於人者謂之文禮也諸侯聽獄斷治刑仁於治陳於刑而由此守而不存攻而不得戰而不勝者自古而至于今自天地之辟也未之嘗聞也今也君王欲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唯由此也爲可也周武王曰受命矣

周武王問於王子旦曰敢問治有必成而戰有



必勝乎而攻有必得而守有必存乎王子旦對曰有政曰諸侯政平於內而威於外矣君子行脩於身而信於與人矣治民民治而榮於名矣故諸侯凡有治心者必脩之以道而與之以敬然後能以成也凡有戰心者必脩之以政而興之以義然後能之以勝也凡有攻之者必結之以約而論之以信然後能以得也凡有守心者必固之以和而能之以愛然後能有右也周武王曰受命矣

師尚父曰吾聞之於政也天下壙壙然一人

有之萬民藂藂一人理之故天下者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夫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道者使之唯有道者宜處而久之故夫天下者難得而易失也難常而易亡也故守天下者非以道則弗得而長也故夫道者萬世之寶也周武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年六歲即位享國親以其身見於粥子之家而問焉曰昔日先王與帝脩道而道脩寡人之望也亦願以教敢問興國之道柰何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興國



之道君思善則行之君聞善則行之君知善則行之位敬而常之行信而長之則興國之道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敢問於道之要柰何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道詔於君王曰爲人下者敬而肅爲人上者恭而仁爲人君者敬士愛民以終其身此道之要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敢問治國之道若何粥子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治國之道上忠於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人忠也而中敬其士不以禮節無以諭敬也下愛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諭愛也故忠信行於民而禮節諭於士道義入於上則治國之道雖治天下者由此而已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有上人者有下人者有賢人者有不肖人者有智人者有愚人者敢問上下之人何以爲異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凡人者若賤若貴若幼若老聞道志而藏之知道善而行之士人矣聞道而



弗取藏也知道而弗取行也則謂之下人也故  
夫行者善則謂之賢人矣行者惡則謂之不肖  
也故夫言者善則謂之智矣言者不善則謂之  
愚矣故知愚之人有其辭矣賢不肖之人別其  
行矣上下之人等其志矣周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聖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壽  
云若夫富則可爲也若夫壽則不在天乎粥子  
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聖王  
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  
攻而民不私相鬪鬪不私相怨也故聖王在上  
位則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則君  
積於道而吏積於德而民積於用力故婦爲其  
所衣丈夫爲其所食則民無凍餒矣聖王在上  
則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  
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順則刑罰廢矣而  
民無天遏之誅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三死而  
得三生矣故聖王在上則使民有時而用之有  
節則民無厲疾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四死而  
得四生矣故聖王在上則使盈境內興賢良以  
禁邪惡故賢人必用而不肖人不作則已得其



命矣故夫富且壽者聖王之功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賈誼新書卷之九

賈誼新書卷之十

禮容語下雜事

魯叔孫昭聘于宋宋元公與之燕飲酒樂昭子右坐歌終而語因相泣也樂祁曰過哉君非哀所也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已失何以能久且吾聞之主民者不可以媮媮必死今君與叔孫其語皆媮死日不遠矣居六月宋元公薨間一月叔孫婞卒

晉叔向聘于周發幣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



儉而敬賓禮贈賄同是禮而從享燕無私送不  
過郊語說昊天有成命既而叔向告人曰吾聞  
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有單子以爲臣周其復  
興乎昔史佚有言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  
若讓事莫若資今單子皆有焉夫宮室不崇器  
無虫鏤儉也身恭除潔外內肅給敬也燕好享  
賜雖歡不踰等讓也賓之禮事稱上而差資也  
若是而加之以無私重之以不侈能辟怨矣居  
儉動敬德讓事資而能辟怨以爲卿佐其有不  
興乎夫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  
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謚謚  
者寧也億也命者制令也基者經也勢也夙早  
也康安也后王二后文王武王成王者武王之  
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  
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  
天焉不敢怠安蚤興夜寐以繼文王之業布文  
陳紀經制度設犧牲使四海之內懿然葆德各  
遵其道故曰有成承順武王之功奉揚武王之  
德九州之民四荒之國謠謠文武之烈繫九譯  
而請朝致貢職以供祀故曰二后受之方是時



也天地調和神民順億鬼不厲崇民不謗怨故  
曰宥謚成王質仁聖哲能明其先能承其親不  
敢惰懈以安天下以敬民人今單子美說其志  
也以佐王室吾故曰周其復興乎故周平王既  
崩以後周室稍稍衰弱不墜當單子之佐政也  
天子加尊周室加興

晉之三卿郤錡郤犇郤至從晉厲公會諸侯于  
加陵周單襄公在會晉厲公視遠步高郤錡見  
單子其語犯郤犇見其語訐郤至見其語伐齊  
國佐見其語董單襄公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

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固晉而彊  
其君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意人故也對曰  
吾非諸史也焉知大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  
郤之語矣殆必有禍矣君子目以正體足以從  
之是以觀容而知其心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  
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體目不相從  
何以能久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於是觀存亡  
之徵焉故國將有福其君步言視聽必皆得適  
順善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曰絕其義足高曰弃  
其德言爽曰反其信聽淫曰難其名目以處義



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矣故不可不  
慎也偏亡者有免既亡則國從之今晉侯無一  
可焉吾是以云夫郟氏晉之寵人也是族在晉  
有三卿五大夫貴矣亦可以戒懼矣今郟伯之  
語犯郟州訐郟季伐犯則凌人訐則無人伐則  
拚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齊  
國武子亦將有禍齊亂國也立於淫亂之朝而  
好盡言以暴人過怨之本也惟善人能受盡言  
今齊既亂其能善乎居二年晉殺三卿明年厲  
公弒於東門是歲也齊人果殺國武子詩曰敬  
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毋曰高高在上陟  
降厥止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  
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視我顯德行故  
弗順敬天下必定志敬而怠人必乘之嗚呼戒  
之哉

胎教 雜事

易曰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  
君子慎始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  
乾坤皆慎始敬終云爾素成謹爲子孫婚妻嫁  
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義者如是則其子孫慈



孝不敢淫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故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各有其母嗚呼戒之哉無養乳虎將傷天下故素成胎教之道書之玉版藏之金櫃置之宗廟以爲後世戒

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十月而就萋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而御戶右太卜持著龜而御堂下諸官皆以其職御於門內比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樂而稱不習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太宰

荷斗而不敢煎調而曰不敢以侍王太子太子生而立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太宰曰滋味上某太卜曰命云某然后爲王太子懸弧之禮義東方之弧以梧梧者東方之草春木也其牲以雞雞者東方之牲也南方之弧以柳柳者南方之草夏木也其牲以狗狗者南方之牲也中央之弧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其牲以牛牛者中央之牲也西方之弧以棘棘者西方之草也秋木也其牲以羊羊者西方之牲也北方之弧以棗棗者北方之草冬木也其牲以彘彘者北方之



牲也五弧五分矢東方射東方南方射南方中  
央高射西方射西方北方射北方皆三射其四  
弧具其餘各二分矢懸諸國四通門之左中央  
之弧亦具餘二分矢懸諸社稷門之左然後上  
王太子名上母取天下母取於土母取於名山  
通谷毋悖於鄉俗是故君子難知易諱也養隱  
之道也正之禮者王太子無羞臣領臣之子也  
故謂領臣之子也身朝王者妻朝后之子是謂  
臣之子也此正禮胎教也周妃后妊成王於身  
立而不跛坐而不謏獨處不侶雖怒不罵胎教

之謂也成王生仁者養之孝者繼之四賢傍之  
成王有知而選太公為師周公為傅前有與計  
而後有與慮也是以封於泰山而禪於梁父朝  
諸侯一天下由此觀之主左右不可不練也昔  
禹以夏王而桀以夏亡湯以殷王而紂以殷亡  
闔閭以吳戰勝無敵而夫差以之見禽於越文  
公以晉伯而厲公以見殺於匠麗之宮威王以  
齊彊於天下而簡公殺於檀臺穆公以秦顯名  
尊號而二世以劫於望夷之宮其所君王同而  
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故成王處襁褓之中朝



諸侯周公用事也靈王五十而弒於沙丘任李  
允也齊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稱爲  
義主失管仲任豎刁而身死不葬爲天下笑一  
人之身榮辱具施焉者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  
無忌而削地復趙任藺相如而秦兵不敢出安  
陵任周贍而國獨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復  
齊陳單襄王得其國由此觀之無賢佐俊士能  
成功立繼絕者未之有也是以國不務大而務  
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者得民心而民往  
之得賢者而賢者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

殷民徙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二垂至越王不  
遺久處而吳人服以其所爲順爲人也故同聲  
則處異而相應意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  
本朝而天下之士相率而趨之何以知然也管  
仲桓公之讐也鮑叔以爲賢於桓公七十言說  
乃聽遂使桓公除仇讐之心而委之國政焉桓  
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  
以走桓公而無自危之心者同聲於鮑叔也衛  
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  
事史鮪忠之數言蘧伯玉而不聽病且死謂其



子曰我即死治喪於此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能當成禮死而置屍於此堂於禮足矣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靈公戚然易容而寤矣立召蘧伯玉而進召彌子瑕而退之徙喪於堂成禮而後去衛國已治史鮪之力也夫生進賢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以屍諫可謂忠不衰矣紂殺王子比干而箕子被髮而佯狂陳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以疾徙自是之後殷并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與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自齊魏至於是舉兵攻齊棲閔王於莒燕度地計衆不齊均也然而所以能信意至於此者由得士故也故無常安之國無宜治之民得賢者顯昌失賢者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鑑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古之所以危亡不務襲迹其所安存則未有以異何異於却走而求及前人也太公知之故國微子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聖者之死尚如此其厚也况當世存者乎其弗可失矣



立後義雜事

古之聖帝將立世子則帝自朝服昇自阼階上西鄉於妃如抱世子自房出東鄉太史奉書西上堂當兩階之間北面立曰世子名曰某者叅聖帝壇執禮辭命世子曰度太祖太宗與社稷於子者叅其命妃曰不敢者再於三命曰謹受命拜而退太史以告太祝太祝以告太祖太宗與社稷太史出以告太宰太宰以告州伯命藏之州府凡諸貴已下至於百姓男女無敢與世子同者以此防民百姓猶有爭為君者夫執明

則良定而出於一道故人皆爭為宰相而不姦為世子非宰相尊而世子卑也不可以智求不可以力爭也今以為知子莫如父故疾死置後者恣父之所以此使親戚不相親兄弟不相愛亂天下之紀使天下之俗失明尊敬而不讓其道莫經於此疾死致後復以驕長子如此則親戚相愛也兄弟不爭此天下之至義也民之不爭亦惟學王宮國君室也殷湯放桀武王弑紂此天下之所同聞也為人臣而放其君為人下而弑其上天下之至逆也而所以有天下者以



爲天下開利除害以義繼之也故聲名稱於天下而傳於後世隱其惡而揚其德美立其功烈而傳之於久遠故天下皆稱聖帝至治其道之下當天下之散亂以彊凌弱衆暴寡智欺愚士卒罷弊死於甲兵老弱騷動不得治產業以天下之無天子也高皇帝起於布衣而兼有天下臣萬方諸侯爲天下辟興利除害寢天下之兵天下之至德也而天下莫能明高皇帝之德美定功烈而烈而施之於後世也故天下猶行弊世德與其功烈風俗也夫帝王者莫不相時而立儀度務而制事以馴其時也欲變古易常者不死不亡此聖人之所制也惡民更之故拘爲書使結之也所以聞於後世也

賈誼新書卷之十終





傳

梁大傳賈誼者雒陽人號賈生年十八而能誦詩書屬文聞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乃徵以爲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余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賈生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乃以賈生爲能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之中至大夫賈生以





漢興至孝文帝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服色上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洛陽以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踈之不用其言乃以賈生爲長沙王太傅賈生旣辭往聞長沙卑濕又以適去意不能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賈生爲長沙大傅三年有鵲蜚入賈生舍止於屋隅楚命鵲曰鵬賈生旣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濕自以爲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爲賦以自哀後歲餘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見問鬼神之本賈生因極道所以然之意至夜半文帝前席旣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賈生爲梁懷王太傅梁懷王文帝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傳之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四子爲列侯賈生諫以爲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䟽言諸侯王連數



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居數年懷王  
騎獵墮馬而死無後賈生傷為傳無狀哭泣歲  
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及武帝舉賈生  
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終其家





